清史稿/卷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八十五

清史稿
卷八十六
作者：金兆豐

卷八十七

志六十一

禮五（吉禮五）

宗廟之制時饗祫祭加上謚號東西廡配饗醇賢親王廟

謁陵

宗廟之制清初尊祀列祖神御，崇德建元，立太廟盛京撫近門東。前殿五室，奉太祖武皇帝、孝慈武皇后。後殿三室，奉始祖澤王、高祖慶王、曾祖昌王、祖福王，考、妣俱南鄉。並設床榻、衾枕、楎椸、帷幔，如生事儀。太宗受尊號，躬率群臣祭告，其太牢、少牢色尚黑。復嗣考祭儀，定祭品，牛一，羊一，豕一，簠、簋各二，籩、豆各十有二，爐一，鐙二，各帛一，登、鉶、尊各一，玉爵三，金匕一，金箸二。帛共篚，牲共俎。尊實酒，疏布冪勺具。階前設樂部，分左、右懸。祀日陳法駕鹵簿。

世祖定燕京，建太廟端門左，南鄉。硃門丹壁，上覆黃琉璃，衛以崇垣，周二百九十一丈。凡殿三，前殿十一楹，階三成，陛皆五齣。一成四級，二成五級，三成中十一，左、

右各九。中奉太祖、太后神龕。中殿九楹，同堂異室，奉列聖、列後神龕。後界硃垣，中三門，左、右各一。為後殿，亦九楹，奉祧廟神龕，俱南鄉。前殿兩廡各十五楹，東諸王配饗，西功臣配饗。東廡前、西廡南燎爐各一。中後殿兩廡庋祭器。東廡南燎爐一。戟門五，中三門內外列戟百二十，左、右門各三。其外石樑五。橋北井亭三，南神庫、神廚。西南奉祀署，東南宰牲亭。其盛京太廟尊為四祖廟雲。

順治四年，定盛京守廟首領馬法秩視拖沙喇哈番，餘馬法視護軍校。

五年冬，追尊澤王為肇祖，慶王為興祖，昌王為景祖，福王為顯祖，與四後並奉後殿，致祭如時饗儀。

八年，孝端文皇后祔廟，奉神主祗見太祖、太后暨太宗，代行三跪九拜禮，位次太宗，復一跪三拜。畢，遂行大饗。祀後殿則遣官。凡升祔，先一日遣告，至日祗見、奉安、大饗，著為例。十八年，世祖祔廟，位次太祖西旁，東鄉。康熙九年，孝康章皇后祔廟，位次世祖。二十七年，孝庄文皇后祔廟，屆期世祖及章後神主避立於旁，始行祗見禮，位次文後。凡祔廟主，以卑避尊，後仿此。五十七年，孝惠章皇后升祔，議者以孝康祔廟久，欲位其次。大學士王掞議曰：「陛下聖孝格天，曩時太皇太后祔廟，不以躋孝端上，今肯以孝康躋孝惠上乎？」議者不從，帝果以為非是，令改正焉。

雍正元年，禮臣言：「古帝王升祔太廟，必以皇后配饗。周祀閟宮，漢於別寢，唐、宋有坤儀、奉慈殿以展孝思。自是配廟者，皇后字上一字與廟諡同，祀別廟者，但有諡無廟號。其配位或一帝一後，或一帝二後。宋太宗、徽宗則四後先後升祔，禮制不同。本朝太祖三後，唯孝慈祔廟稱高後，太宗二後，孝端、孝庄並稱文後，世祖三後，孝惠、孝康並稱章後，孝獻但祀孝陵饗殿，定制然也。今聖祖祔廟，仁孝作配，允宜同饗。第廟諡曰仁，與尊諡複，改題孝誠，與孝恭體備母儀，並宜同祔。其孝昭、孝懿，應集廷臣詳議。」尋議定：「夏、商逮六朝，皆一帝一後，唐睿宗二後，宋太祖三後，太宗四後。祔廟之制，硃子諸儒咸無異說。謹按前典，孝昭、孝懿應與孝誠、孝恭並稱仁皇后，同祔太廟。」從之。

案儀，一元後，一繼立，一本生，並列如序。首孝誠，次孝昭，次孝懿，次孝恭。於此奉帝、後神主，以次安東旁，西鄉，位次太宗。

乾隆二年，世宗暨孝敬後祔廟，位西旁，東鄉，居世祖次。四十二年，孝聖后升祔，次

孝敬。

明年，高宗詣盛京，徙建四祖廟大清門東，南北袤十一丈一尺五寸，東西廣十丈三尺五寸。正殿五楹，東、西配廡各三楹。正門三，東、西門各一。敕大臣監視落成。

嘉慶四年，高宗暨孝賢、孝儀二後祔廟，位東旁，西鄉，次聖祖。道光元年，仁宗暨孝淑後祔廟，位西序，東鄉，次世宗。

三十年，宣宗遺諭及祔廟事，略謂：「禮經天子七廟，周禮小宗伯辨廟祧昭穆，漢七廟六室，唐九代十一室，宋九世十二室，議禮紛紛，不一而足。我朝首太祖訖仁宗，巍然七室，不參酌今古，必至貽笑後嗣。朕薄德承基，何敢上擬祖考，祔廟斷不可行。其奉先殿、壽皇殿、安佑宮為古原廟，制可仍舊。」乃下廷臣議，於是禮親王全齡等主遵成憲。侍郎曾國藩亦言：「萬難遵從。古者祧廟，為七廟親盡言，有親盡不祧者，則必世德作求，不在七廟數。若殷三宗，周文、武是也。大行皇帝於皇上為禰廟，非七廟親盡比，而功德彌綸，又當與列祖、列宗同為百世不祧之室。且諸侯大夫尚有廟祭，況尊如天子，敢廢祔典？」帝俞其請。詔曰：「天子七廟，特禮之常制，非合不祧之室言也。皇考祔廟稱宗，於制為允。」遂於咸豐二年，奉宣宗暨孝穆、孝慎、孝全三後祔廟，位東序，西鄉，次高宗。明年，奉孝和睿皇后升祔，次孝淑。

文宗少時為康慈太后撫育，十一年帝崩，穆宗體大行遺志，上尊謚曰孝靜。同治建元，祔廟次孝全。四年，文宗暨孝德後祔廟，位西序，東鄉，次仁宗。於時太廟中殿，九楹咸序。

洎穆宗崩御，而祔次尚虛。光緒三年，惇親王奕誴等躬往相度，集議所宜。侍講張佩綸請仿殷、周制，立太宗世室，百世不祧。展後殿旁垣左右各建世室。侍郎袁保恆謂周制世室在太祖廟旁，居昭穆上，後世同堂異室，以近祖為尊。請以中殿太祖左右為世室九楹，東西各展兩楹，別建昭穆六代親廟。太祖居中，兩旁各六楹，為左右世室。太祖至穆宗同為百世不祧，不必俟親盡遞升。其左右隙地，更建兩廟，各三楹，為三昭三穆，循次繼入，藉省遷移。鴻臚寺卿徐樹銘言：「古者廟前寢後，廟以祭饗，今前殿是；寢以藏衣冠，今中殿、後殿是。茲所當議者，藏衣冠寢殿耳。應就中殿左建寢殿，祭饗仍在前殿。列祖、列宗，百世不祧，若建世室後殿旁，反嫌居太祖上。唯增寢室，則昭穆序矣。」其他條議，大率主世室者多。有謂後殿宜增殿宇，移四祖神主其中。改為世室，移太宗居中一室。穆宗祔廟，奉安中殿西第四室者，通政使錫珍說也。有謂中殿兩旁建

世室，東二西一，中奉太祖主，七廟東一廟奉太宗，二廟奉聖祖；西一廟奉世祖。前殿兩旁建六親廟，世宗以下奉之，斯昭穆不紊。少詹事文治說也。有謂中殿兩旁建昭穆二世室，但建方殿，縱橫各五楹，移太宗居昭世室，世祖居穆世室，皆北面中一楹。聖祖居昭世室，東面第一楹。中殿仍奉太祖。昭穆各四楹，列聖神位依序上移。穆宗升祔，居昭第三楹。司業寶廷說也。已，閣議以紛更廟制，未可從。

禮親王世鐸等謂：「與其附會古典，不如恪守成規。太廟中殿九楹，中楹仍舊，東西各四楹，請如道光初故事，增修改飾。東次楹又次楹為昭位，太宗暨二後、聖祖暨四後、高宗暨二後、宣宗暨四後神主序焉。西次楹又次楹為穆位，世祖暨二後、世宗暨二後、仁宗暨二後、文宗、孝德後神主序焉。將來穆宗、孝哲後升祔，位居宣宗次。」議上，醇親王奕譞韙之，奏言：「寓尊崇於變通，較諸說為當。第廟楹有限，國統無窮，增修尚非至計。祧廟為歷朝經制，無可避忌。請敕自今以往，毋援百世不祧之文，當循親盡則祧之禮，庶鉅典與天地常存。」於時徐樹銘力主宣宗遺諭，以漢、唐增室為非，今用奉先殿增龕成案，億萬年後，勢難再加。宜遵祖訓，豫定昭穆。內閣學士鍾佩賢亦以為言，鴻臚寺少卿文碩且請建穆宗寢廟，而文治、寶廷尤力爭並龕簡陋，非永制。兩宮太后不獲已，再下王大臣議，兼詢直隸總督李鴻章。鴻章言：「周官，匠人營國，世室、明堂，皆止五室。鄭注，五室並在一堂。據此，則殊子所圖世室、親廟以次而南，未盡合制。至建寢殿、增方殿，古制所無，禮親王等所言，未為無見。我朝廟制，祖宗神靈，協會一室，一旦遷改，神明奚安？太廟重垣，庭墀殿陛，各有恆式。准古酌今，改廟非便。因時立制，自以援奉先殿增龕例為宜。議者或嫌簡略，准古禮祔廟迭遷，亦止改塗易檐，並不大更舊廟。今之龕座，猶晉、宋時坎室，晉華垣建議廟堂以容主為限，無拘常數。王導、溫嶠往復商榷，始增坎室。宋增八室，蔡襄為圖。今之增龕，何以異是？」又謂：「奉先殿即古原廟，與太廟殊。然雍正時奏定奉先殿神牌與太廟■A2若畫一。成憲可循，不得謂增龕之制獨不可仿行太廟也。至祧遷雖常典，而藏主之室，禮無明文。鄭康成言周祧主藏於太廟及文武世室，是已祧之主與不遷之祖同處一廟，故廟亦名祧。晉藏西儲夾室，當時疑其非禮，後世緣為故事。儒家謂古祧夾室，殆為肊辭。廟既與古不同，祧亦未容輕議。唯醇親王所陳，為能導皇上以大讓，酌廟制以從宜。」自此議遂定。

五年，穆宗暨孝哲後祔廟，位東序，西鄉，次宣宗。七年，孝貞後升祔，次孝德。宣統元年，孝欽後升祔，次孝貞。是歲考議德宗祔廟事，禮臣言：「兄弟同昭穆，但主穆位空一室。」其餘議禮諸臣，重宗統者，以為異昭穆不便；重皇統者，復以為同昭穆不合。而大學士張之洞獨主：「古有祧遷之禮，則兄弟昭穆宜同。今無祧遷之禮，則兄弟昭穆

可異。」議乃定。其秋，詔曰：「我朝廟制，前殿自太祖以下七世皆南鄉，宣宗以下三世分東西鄉，與古所謂穆北鄉、昭南鄉不同。穆、德二廟，同為百世不祧，宜守硃子之說，以昭穆分左右，不以昭穆為尊卑。禮緣義起，毋因經說異同，過事拘執。德宗祔廟，中殿奉西又次楹又五室穆位，前殿位次西旁文宗坐西鄉東穆位。體先朝兼祧之旨，慰列聖在天之靈，垂為定制。奉先殿位序亦如之。」

時饗太宗建國初，遇清明、除夕，躬謁太祖陵，即時饗所由始。崇德元年，建太廟成，凡四孟時饗，每月薦新，聖誕、忌辰、清明、中元、歲暮俱致祭。五月獻櫻桃，命薦太廟。凡新進果穀，皆先薦乃進御，著為令。順治元年，定時饗制，孟春擇上旬日，三孟用朔日，樂章六奏。二年，命祭太廟如奉先殿儀，讀祝、致祭。遣官祭福陵、昭陵、四祖廟，止上香燭、供酒果，不讀祝。七月朔，秋祭太廟、四祖廟，中元祭陵，並用牛、羊。尋定四祖廟祭例視京師，牲用生。又饗太廟用熟牛，罷晉胙。八年，定親饗制，飲福、受胙如圜丘。奏樂備文、武佾舞。康熙十二年，從禮臣言，祭太廟，質明將事。二十四年春，親饗畢，諭曰：「往見贊禮郎宣祝，至朕名，聲不揚。禮稱父前子名，子孫通名祖父，豈可慢易？嗣後垂為戒。」

雍正十一年，世宗以廟饗無上香，奠帛、爵無跪獻，命大學士禮臣議增。尋議言：「大祀莫重郊壇，孝享莫大配天。宗廟典禮，宜視社稷。祭社稷日，皇帝親詣上香，太廟自宜一例。至帛、爵俱不親獻，皇帝立拜位前，所以亞郊壇也。仍舊儀便。」報可。

又定太廟神牌如奉先殿制，供奉居中。請牌用太常官，獻帛、爵用侍衛，尋改用宗室官。

高宗嗣位，定三年持服內，饗廟御禮服作樂如故，唯齋戒用素服，冠綴纓。乾隆二年，用禮臣言，祝版書列聖尊謚。香帛送燎時行中路，帝轉立東旁，俟奉祝帛官出，復位，如祀郊壇式。尋定每日上香，守廟官行禮。朔望用太常官。嗣改宗室王公番行。十二年，諭太廟獻帛、爵用宗室官，俾習禮儀、鎔氣質。敕宗人府王公監視，後復定後殿獻帛、爵用覺羅官。

向例，饗廟，帝乘輿出宮，至太和門外改乘輦。入街門，至神路右，步入南門，詣戟門幄次。入升東階，進前殿門，就拜位。禮成，出如初。凡入門皆左。三十七年，帝年漸高，略減儀節。入廟時，改自闕左門輦入西北門，至廟北門外，輿入。至戟門外東階下。步入門，升階進殿。行禮畢，出亦如之。

嘉慶四年，定時饗前殿座次。太祖、太宗、世祖皇考、妣皆南鄉，聖祖皇考、妣東位西鄉，世宗皇考、妣西位東鄉，高宗皇考、妣東次西鄉。以後帝、後位次仿此。八年孟春時饗，禮臣卜吉初六日，仁宗以前三日致齋。會逢高宗忌辰，服色未協，命改初八日。嗣是春饗皆擇正月初八、九、十等日行之。

道光四年，諭廟饗謝福胙如祀社稷儀，王公百官隨行三跪九拜禮。穆宗、德宗初立，時饗、祫祭遣親王代，逮親政始躬蒞。宣統朝攝政王攝行。

祫祭歷代禘、祫分祭，禮說繽紛，罔衷古訓。清制有祫無禘。除夕饗廟，實始太宗，世祖本之，著為祭典。順治十六年，左副都御史袁懋功請舉祫祭，以彰孝治。乃定歲除前一日大祫，移後殿、中殿神主奉前殿。四祖、太祖南鄉，太宗東位西鄉。先一日遣官告後殿、中殿，致齋視牲。屆日世祖親詣，禮如時饗，自是歲以為常。尋定祫祭樂舞陳殿外。

康熙時，御史李時謙請行禘祭。禮臣張玉書上言：「考禮制言禘不一，有謂虞、夏禘黃帝，殷、周禘嚳，皆配祭圜丘者；有謂祖所自出為感生帝，而祭之南郊者；有謂圜丘、方澤、宗廟為三禘者：先儒皆辯其非。而宗廟之禘，說尤不一。或謂禘止及毀廟，或謂長發詩為殷禘，雍詩為周禘，而親廟、毀廟兼祭者。唯唐趙匡、陸淳以為禘異於祫，不兼群廟。王者立始祖廟，推祖所自出之帝，以始祖配之，故名禘。至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，說始漢儒，後人宗之。漢、唐、宋禘禮，並未考始祖所自出，止五歲中合群廟之祖，行祫禘於宗廟而已。大抵夏、商以前有禘祭，而厥制莫詳。漢、唐以後有禘名，而與祫無別。周以后稷為始祖，以帝嚳為所自出，而太廟中無嚳位，故祫祭不及。至禘祭乃設嚳位，以稷配焉。行於後代，不能盡合。故宋神宗罷禘禮。明洪武初或請舉行，眾議不果。嘉靖中，乃立虛位，祀皇初祖帝，以太祖配，事涉不經，禮亦旋罷。國家初定鼎，追上四祖尊稱，立廟崇祀，自肇祖始。太祖功德隆盛，當為萬世廟祖，而推所自出，則締造大業，肇祖最著。今太廟祭禮，四孟分祭前、後殿，以各伸其尊。歲暮祫饗前殿，以同將其敬。一歲屢申祼獻，仁孝誠敬，已無不極。五年一禘，可不必行。」遂寢其議。

乾隆三十七年大祫，帝親詣肇祖位前上香，餘遣皇子親王分詣，復位行禮如常儀。詣廟節文減之如時饗。六十年將屆歸政，九廟俱親上香。嘉慶四年，定歲暮祫祭，前殿座位視時饗。咸豐八年，文宗疾甫平，親王代行祫祭，然先祭時猶親詣拜跪焉。其因時祫祭者，古禮天子三年喪畢，合先祖神饗之，謂之吉祭。雍正二年，吏部尚書硃軾言：「皇上至仁大孝，喪三年如一日，今服制竟，請祫祭太廟，即吉釋哀。」制可。明年二月，

帝詣廟行祫祭，如歲暮大祫儀。自後服竟行祫祭仿此。

加上謚號崇德元年，太宗受尊號，追封始祖為澤王、高祖慶王、曾祖昌王、祖福王，上太祖武皇帝、孝慈皇后尊謚。即日躬祀太廟。翼日，百官表賀。順治元年，進太祖、孝慈後、太宗玉冊、玉寶，奉安太廟。冊長八寸八分，廣三寸九分，厚四分。冊數十，面底二頁鐫升降龍。寶方四寸二分，厚一寸五分，紐高二寸七分，長四寸二分，廣三寸五分，寶盝金質。凡太廟冊、寶皆用玉，色青白，冊文用驪體，寶文如謚號，曰「某祖某宗某皇帝之寶」，後曰「某皇后之寶」。

五年，追尊澤王肇祖原皇帝，妣原皇后；慶王興祖直皇帝，妣直皇后；昌王景祖翼皇帝，妣翼皇后；福王顯祖宣皇帝，妣宣皇后。奉安訖，致禮如時饗。越三日，慶賀如儀。七年，上孝端文皇后尊謚。九年，進四祖帝後冊寶。十八年，上世祖尊謚，前期齋戒，遣官祭告天地、宗廟、社稷。

屆日，帝素服御太和門，閱冊、寶訖，大學士奉安采亭，校尉舁行，導以御杖，駕從之。王公百官各於所立位跪俟，隨行。至壽皇殿大門外降輦，入左門，采亭入右門。大學士二人跪奉冊寶陳案上，帝就位，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禮。贊引奏「跪」，奏「進冊」，奉冊大學士跪左，進帝跪獻。畢，授右跪大學士陳中案。奏「進寶」，如初。奏「宣冊」，宣冊官跪宣：「上尊謚曰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，廟號世祖。」宣冊訖，奏「宣寶」，儀亦如之。行禮三跪九叩，致祭同時饗。畢，奉絹冊、寶、祝帛如燎所焚之。大學士二人，奉香冊、寶導梓宮奉安，一跪三叩，翼日頒詔天下。凡上大行帝後尊謚，香冊、香寶獻几筵後，奉安山陵，絹冊、寶送燎，玉冊、玉寶卜吉藏之太廟，後仿此。

初太祖尊謚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，太宗曰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文皇帝。聖祖纘業，加太祖「睿武弘文定業」六字，更廟號高皇帝；太宗「隆道顯功」四字，廟號如故。用禮臣言，俟世祖祔饗後行禮。明年，上慈和皇太后尊謚。二十七年，上孝庄太皇太后尊謚。五十七年，上孝惠皇太后尊謚，後，聖祖嫡母也。祔廟日，命安神位慈和上。

六十一年冬，世宗諭廷臣：「皇考繼統，本應稱宗，但經云：祖有功，宗有德。皇考手定太平，論繼統為守成，論勛業為開創，宜崇祖號，以副豐功。其確議之。」議言：「按禮經：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，祖顓頊而宗堯。而舜典云：舜格文祖。注曰堯廟。歸格

藝祖，復釋為堯之祖。合之祖顓頊，則有三祖矣。宋陳祥道云：凡配天者皆得稱祖。國語展禽謂有虞氏祖高陽而郊堯，堯所以稱文祖也。顓頊至堯，並黃帝子孫，故皆稱祖。又周禮大宗伯：祫、禘、追享、朝享。解云：古者朝廟合群祖而祭焉，故祫曰朝饗，以合群祖為不足，復禘其所自出，故禘曰追饗。夫祖所自出，始祖也，其下曰群祖，則自始祖以下皆可稱祖矣。」又謚議：「帝王功業隆盛，得援祖有功古義稱為祖。竊謂唯聖可揚峻德，唯祖可顯隆功。」議上，稱旨。雍正初元，遂上尊謚，廟號聖祖。復諭：「太祖、太宗、世祖三聖相承，功高德盛；孝庄、孝康、孝惠翼運啟期，懿徽流慶；宜並加謚，俾展孝思。」於是加謚太祖曰端毅，太宗曰敬敏，世祖曰定統建極，而孝慈、孝端及三後並尊謚焉。

於時工部奉神主廟室，鈍漆飾金，中書、翰林官各一人書新謚。奏遣大學士二人行填青禮，先期祗告天地、社稷。至日，世宗禮服詣太廟行上尊謚禮。畢，還宮，易衮服，詣奉先殿致祭，後仿此。六年，鐫造列聖、列後玉寶、玉冊暨聖祖皇考、妣冊、寶成，奉之太廟。其儀，太廟潔室設黃案，張采幔兩旁，中陳冊、寶，王大臣朝服將事，帝御禮服恭閱，一跪三拜，安奉采亭，輿導如前儀。供案訖，帝入行禮如初。冊、寶集中殿，分藏金匱。帝以次上香，一跪三拜，禮成。

高宗踐阼，加列聖、列後尊謚，諭言：「宗廟徽稱有制，報本忱悃靡窮。藉抒至情，不為恆式。」

乾隆四十五年，以列朝冊、寶玉色參差，命選工琢和闐精璆。越二年工竣，祗閱訖，奉太廟如禮。其舊藏十六分，命賫送盛京太廟，尊藏玉檢金繩。自是帝、後祔廟，皆別備冊、寶送盛京，永為制。

嘉慶四年，仁宗守遺訓，著制，凡列聖尊謚已加至二十四字、列後尊謚已加至十六字不復議加。

功臣配饗，所以顯功，宗親郡王配東廡，文武大臣配西廡。崇德元年，追封皇伯祖禮敦巴圖魯為武功郡王，巴圖魯其名也，配東廡，福晉與焉。並以直義公費英東、弘毅公額亦都配西廡。順治元年，西廡增祀武勛王揚古利，位直義上。九年，復增祀忠義公圖爾格、昭勛公圖賴，昭勛為直義子，忠義為弘毅子，父子配侑，世尤榮之。十一年，東廡增祀通達郡王雅爾哈齊、慧哲郡王額爾衮、宣獻郡王界堪，通達位武功上，而慧哲、宣獻兩福晉亦並侑雲。

康熙九年，定祀東廡用太牢，歲以為常。

雍正二年，西廡增祀文襄公圖海。定功臣配饗儀，前期告太廟。屆日陳采亭，列引仗，奉主至廟西階。拜位在階下，三跪九拜。奉主大臣攝行，還納龕位，一跪三拜。

八年，怡親王允祥配東廡。定王配饗儀，奉主以郡王，迎主用采亭吾仗，至廟東階，拜位在階上。代行禮畢，降自東階，餘如西廡。

九年，進加費英東信勇公，圖爾格果毅公，圖賴雄勇公，圖海忠達公。乾隆中，西廡增祀襄勤伯鄂爾泰，超勇親王策凌，大學士張廷玉，蒙古王、漢大臣侑食自此始。

四十三年，詔：「祖宗創業艱難，懿親蓋臣，佐命殊功，從古未有。當時崇封錫爵，酬答從優。以後有及身緣事降削者，有子孫承襲易封者，不為追復舊恩，心實未愜。」於是睿親王多爾袞以元勛懿戚，橫被流言，特旨昭雪。禮烈親王代善，後人改封為巽，已復改為康，鄭獻親王濟爾哈朗改為簡，豫通親王多鐸改為信，肅裕親王豪格改為顯，克勤郡王岳託改為衍禧，又改為平，均非初號。悉命復舊，並配祀東廡。禮王位宣獻下，睿王等以次列序，位怡王上，而徙策凌列怡王次。

嘉慶元年，西廡增大學士傅恆、福康安、協辦大學士兆惠。福康安即傅忄 互子，並封郡王，異姓世臣，被恩最渥。

道光三年，復增大學士阿桂，功臣凡十有二人。

同治四年，東廡增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，功王凡十有三人。

凡時饗，帝上香時，分獻官上香配位前，各分獻不拜。三獻畢，退。祫祭同。

醇賢親王廟光緒十六年，醇賢親王奕枻薨，中旨引高宗濮議辨，應稱所生曰「本生父」，沒稱「本生考」，立廟不祧，祀以天子之禮，合乎「父為士，子為大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」古義，斯尊親兩全矣。乃定稱號曰「皇帝本生考」。復定廟祀典，建廟新賜邸第，額曰醇賢親王廟。正殿七楹，東、西廡殿，後寢室，各五楹。中門三。門內焚帛亭、祭器亭，其外宰牲亭、神庫、神廚。大門三。殿宇正門中覆黃琉璃，殿脊及門四周上覆綠

琉璃。其祀儀、樂舞、祭器、祭品視天子禮。凡時饗以四仲月朔，襲王承祭。帝親行，則襲王陪祀。誕辰、忌日，帝親詣行禮。

謁陵有清肇跡興京，四祖陵並在京西北，稱興京陵。太祖定遼陽，景祖、顯祖二陵徙盛京東南，稱東京陵。嗣是太祖陵當盛京東北，稱福陵；太宗陵當盛京西北，稱昭陵。崇德間，定歲暮、清明祭興京陵，用牛一，遣守陵官行禮。東京陵用牛二，遣宗室、覺羅大臣行禮。福陵用牛一、羊二，遣大臣行禮。國忌、誕辰、孟秋望日，燃香燭，獻酒果，奠帛、讀祝、行禮。朔、望用牛一，具香燭、酒果，遣守陵官致祭，不讀祝、奠帛。

順治八年，封興京陵山曰啟運，東京陵山曰積慶，福陵山曰天柱，昭陵山曰隆業，並從祀方澤，置陵官、陵戶。定祀儀，冬至用牛一、羊一、豕一，餘同前。清明、歲暮、孟秋望日亦如之。十三年，詔立界碑，禁樵採。十五年，移東京陵改祔興京，罷積慶山祀。明年，尊稱為永陵，饗殿、暖閣如制。

康熙二年，相度遵化鳳台山建世祖陵，曰孝陵。先是世祖校獵於此，停轡四顧曰：「此山王氣蔥鬱，可為朕壽宮。」因自取佩鞢擲之，諭侍臣曰：「鞢落處定為穴。」至是陵成，皆驚為吉壤。歲以清明、中元、冬至、歲暮為四大祭。並改建福陵、昭陵地宮。工竣，以奉安祇告，致祭如大饗。安神位隆恩殿，制龕座、寶床、帷幔、衾褥、楎椸如太廟式。

凡因公謁陵，三品以上官羅城門外行禮。遇祭日，二品以上許入城隨守陵官陪祭。歸，謁辭。

凡謁陵，東逕石門，王、貝勒在隆恩門外三跪九拜，當直官啟門，貝子以下、三品官以上則否，皆奉祀官為導，遇祭日免。是時三陵建功德碑，嗣凡起陵，皆立碑，如故事。

八年，定四時大祭，遣多羅貝勒以下，奉國將軍、覺羅男以上行禮。

明年秋，奉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率皇后謁孝陵。前一日，躬告太廟，越日啟鑾。陳鹵簿，不作樂。既達陵所，太皇太后坐方城東旁，奠酒舉哀。皇太后率皇后等詣明樓前中立，六肅、三跪、三拜，隨舉哀、奠酒，復三拜。還行宮。凡皇太后謁陵仿此。次日，帝復謁隆恩殿，行大饗禮。又次日，殿前設黃幄，焚楮帛，讀文致祭，禮成。還京，仍告太廟。越二日，御太和殿，百官表賀。

明年秋，車駕至盛京，謁福陵、昭陵畢，召將軍等賜以酒，並諭守陵總管、副總管曰：「爾等職司典祀，凡祭品必親虔視，務盡誠敬，副朕孝思。」還御大清門受賀，燕賚群臣，頒守陵官軍。其永陵遣王大臣致祭，復遣官分詣穎親王、克勤郡王、直義公費英東諸勛貴墓酹酒。還京日，仍告廟如儀。

二十一年，滇平，詣兩京謁陵，如初禮。還京，祇告奉先殿。自是靖寇難，謁陵告祭以為常。

六十年，御極周甲，命世宗率皇子、皇孫詣盛京，皇子祭昭陵，皇孫祭永陵，帝親往福陵大祭。

雍正元年，定聖祖陵曰景陵。其明年，清明謁祭如典。八年冬至，會聖祖忌辰，禮臣言准陵寢大祭，用太牢，獻帛、爵，讀祝文。遣官承祭具朝服。十三年清明、冬至大饗，改遣公爵番行。七月望日，將軍、侍郎等承祭，其朔、望、忌辰，則定總管掌關防承祭，行三跪九叩禮。

乾隆元年，命宗室輔國將軍等六人徙駐瀋陽，給田廬，歲時致祀。二年，諭改朔、望承祭貝勒、公、大臣番行。復慮儀節不齊，增贊禮郎二人導引退，仍不贊。三年清明，謁世宗泰陵。

六年，定三陵四時大饗。忌辰祭饗，題派移駐將軍二人行禮。七年，增置三陵爵墊，備禮儀。

八年，定謁陵如太廟親祀儀，載入儀注。已，奉皇太后謁祖陵，禮節准康熙時例。自後三謁皆如之。

四十三年秋，先後謁永陵、福陵，因諭：「睠懷遼瀋舊疆，再三周曆，心儀舊緒，蘄永勿諼。夫奕　昇平景運，皆昔日艱難開創所貽。後世子孫，當覽原巘而興思，拜松楸而感悟。默念天眷何以久膺，先澤何以善繼。知守成之難，兢業無墜。庶熙洽之盛，億萬斯年。不然，輕故都，憚遠涉。或偶詣祖陵，漠不動心，視同覽古，是忘本也。盛京根本重地，發祥所自，後世不可不躬親閱歷，其毋負朕言！」

嘉慶五年清明，詣昌瑞山謁高宗裕陵，先敷土，次大饗。陵寢官豫取潔土儲筐，俟帝如更衣次易縞素，執事從官素服，冠去纓，隨至方城。有司進黃布護履，帝納履，從臣亦如之，自東磴道升至寶城石欄東，陵寢大臣合土以筐，隨駕至敷土處跪進。帝拱舉，敷畢，授筐，降，脫履。於是更袍服，冠綴纓，執事官俱易。禮臣請行大饗，帝詣隆恩殿行禮。讀祝，三獻。

凡清明日謁陵敷土，在喪服期，帝親行。十年，帝初謁永陵，御素服，詣啟運殿後階，三跪九拜，有司進奠幾，三拜三奠爵。訖，舉哀。翼日朝服行大饗。謁福陵、昭陵亦如之。後復以祭器乖誤，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。因諭「豐沛舊都，大臣不應忘卻」。下其諭各公署，其重祀如此。

道光八年，謁裕陵、昌陵，軍機大臣隨入門，命著為例。九年，奉皇太后詣盛京謁三陵，如儀。

咸豐元年謁東陵，五年謁西陵，孝貞皇后謁泰陵，陵寢女官為導，入門皆由左，至明樓前行禮，六肅三跪三拜。女官進奠幾，後三拜三奠爵，西饗舉哀。次謁昌陵、慕陵如初禮。同、光間悉依此行。

凡孝陵、景陵以下，世宗曰泰陵，高宗裕陵，仁宗昌陵，宣宗慕陵，文宗定陵，穆宗惠陵，並在直隸易、遵化二州，稱東西陵，東陵鳳台山，封昌山；西陵太平峪，封永寧山；並祀方澤。設奉祀官，置莊園。

隆恩殿大饗用祝幣，其日燃明鐙，用牛一、羊二、尊四，帝、後同案位，設奉先制幣一，羹飯脯醢器十八，餅果器六十五。牲實俎，帛實筐。酒實尊，承以舟。疏布冪勺具。皇貴妃祔祀，則西旁東鄉，素帛一，減餅果十一器。

凡冬至暨慶典不舉哀。遣官祭饗用朝服。升降自西階，出入皆門右。皇子謁陵，至下馬碑降騎，至隆恩門外升左階。三跪九拜，不贊，不奠酒。

妃園寢設官如制，建饗殿，設神位。四時遣官尊酒，二跪六拜，不贊。出人殿左門。朔、望則奉祀官行禮。光緒間，帝謁西陵，詣庄順皇貴妃寢園，一跪三拜三奠酒。並諭禮臣，祭品儀節從優。是後清明、中元、冬至、忌辰遣王公致祭，餅果增至六十五器。

宣統初，德宗葬興隆峪，號崇陵。

皇太子園寢與妃園寢同。嘉慶間，帝親臨端慧皇太子園寢，三奠三爵，從臣隨行禮，每奠一拜。載其儀入會典雲。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4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